

JORGE LUIS
BORGES

EN
DIÁLOGO

最后的对话▲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OSVALDO
FERRARI

最后的对话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的对话. 二 /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著; 陈东飏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33-2922-4

I. ①最… II. ①豪… ②奥… ③陈… III. ①博尔赫斯 (Borges, Jorge Luis 1899—1986) — 访问记 IV. ①K837.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2837号

最后的对话. 二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著

陈东飏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卢湘怡 许文婷

装帧设计 韩笑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93千字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922-4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序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基督教时代之前大约五百年，在大希腊^①发生了世界历史中有记载的最好一件事：对话的发现。信仰，确定性，教条，诅咒，祈祷，禁令，秩序，禁忌，暴政，战争和荣耀充斥着世界；几个希腊人却养成了，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交谈的奇异习惯。他们怀疑，劝说，异议，交换意见，搁置。也许是他们的神话帮助他们，它就像神道一样，是一组模糊传说和多种宇宙起源学的混合。我们今天不无夸饰地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其最初的根就是这些零散的猜想。倘没有那不多几个健谈的希腊人，西方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隔遥远，这本书只是那些古老闲谈的一声隐约的回响。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或许像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纯粹是自己写成的。费拉里和我试图让我们的词语流淌而出，经我们之口，抑或是不顾我们的阻碍。我们的交谈从未导向一个结论。读过手稿的人向我们保证说那经验是愉快的，但愿我们的读者不会反对这一慷

^① Magna Grecia，古代以此名指称意大利南部海滨及西西里岛被希腊殖民者占据的地区。

慨的见解。在《诸梦记》之一的序言里，弗朗西斯科·克维多写道：
愿上帝保佑你，读者，免遭长序言和坏绰号之害。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

序二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这第二卷书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我进行的一系列著名谈话的完结，像前一卷一样，包含有四十五段对话，对应于我们公开播音的第二部分。谈话的开展，在这段时间，因两人之间不断增进的友情与理解，或者不如说是两人之间的默契而获益良多。

在这段时间我体验到了为他朗读他的“猜测的诗”的激动之情，而他在同一刻，一边倾听着我，一边继续猜想着这首诗。我感受到了回忆“史诗的味道”在他心中产生的震颤，语言之谜与诗人的智慧之谜，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与他的作品中所占据的那个静默的中心位置，他根深蒂固的“书籍崇拜”；佛教在他心中造成的困惑，斯宾诺莎的哲学，阿隆索·吉哈诺这个人物，德鲁依^①的往昔，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维吉尔的完美，莎士比亚的记忆和想象。

我们已经录制了很多场对话，然而，博尔赫斯仍希望继续。他的癖好，他的基本倾向，是在词语中延续自己，打翻自己，倾空自己。这项活动不仅没有随着他的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和八十六岁而弱化，

^① Druidas，古代高卢与不列颠的凯尔特祭司。

更与他一同成长起来了。博尔赫斯已成为绝对的表达：他的口头语言媲美他的书写，仿佛是来自那样一个源头或境界，在那里一切都已铸造成型。

我们进行了两场谈话讨论他的最后一本诗集《密谋者》，他在其中总结了自己的世界主义理想，并解释了他对那些符号的忠诚，它们始终伴随着他的诗和他的生命。但我们也谈及了那些出现在他的最后岁月之中的想法和隐喻，他对幸福和美，时间和死亡，个人命运和被写下之物的观点：“一切都是预先注定的……这一场与您的对话也是，费拉里，毫无疑问。一切都早已注定。”

正是这同一个信念令他断言，他的诗和他的故事是被“赠予”的，他是从某物或某人那里得到它们的，以及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作品，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这个作家或这个艺术家，而取决于超越了他的其他事物。尽管他抱有不屈不挠的不可知论，不妥协的无神论，神秘的文学创造却将他引向了一种对万物的神秘感知。他执着地重提两个短语：美国画家惠斯勒的“艺术自然而生”（“Art happens”）和《圣经》的“灵随意而吹”，并庆幸自己在如此高寿的人生阶段终于发现了这两个短语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阿根廷，他表达了自己的深切渴望，就是道德终将主宰这个国家的生活；他回忆说我们的所有历史就是寻找一场从未企及的对话，并提出假设说对方、敌对者、对手可能是正确的，他自己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他激情洋溢地谈论乌拉圭；他提到了美国，回忆他在合众国各地开的课程和讲座，他曾在那里传播“对阿根廷文学的热爱”，并通过自己的文学召唤法兰西：“卓越的文学

国度”。

关于哲学，他重申了自己对唯心主义的永久皈依，那个学派契合他人生如梦的观点，或是契合他原创的诗学概念，存在即被梦见。同时，佛教及其对我的否定，令他回忆起唯心主义者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与这一否定的契合。他主张，另一方面，如果他随身只带一本书到一座荒岛上的话，这本书大概会是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谈到苏格拉底，他主张灵体能够“结合思辨与神话”，将运用理性与运用直觉合一。关于始终萦绕在他记忆中的叔本华，他保留着那个短语“阅读即用另一个人的大脑思考”^①，这让我们得以领悟为什么博尔赫斯告诉我说他有时与切斯特顿一起思考，有时与萧伯纳，有时与叔本华。他将自己长久以来所认同的作家和哲学家纳入了自己的精神之中。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会在这些对话里发现，维吉尔是博尔赫斯在文学和史诗上的永久喜好之一。博尔赫斯在卢克莱修身上看到了一个无神的神秘主义者，如同在卡莱尔和我们捉摸不定的阿尔玛富埃尔忒身上一样。他将克维多列入文人一类，以词语为首要之尊的誊写员。福楼拜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文人的命运的表达。他将伏尔泰视为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并称“不敬仰伏尔泰是愚蠢的诸多形式之一”。

“人类登上月球”是博尔赫斯——他不想在录音开始前知道我们要谈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习惯，自发提议的唯一话题，因为他

①叔本华：《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认为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首要成就”，而我们却总想要将它遗忘。

关于他写的各种序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已将序言转变为一个文学类别，也是一个有情感的类别，倾注了他对某些作家的个人情感。特别是，正是它让博尔赫斯在他们许多人的形象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富有启示的面貌或特征；就像在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连同其他问题一起，其中情感或亲缘关系才是他思想的主线。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Contents

序一 / I
序二 / III
苏格拉底 / 1
论美国 / 10
书籍崇拜 / 21
过去、现在和未来阿根廷 / 32
论哲学 / 41
他的母亲，莱奥诺尔·阿塞维多·苏亚雷斯 / 51
关于序言 / 63
福楼拜 / 71
论乌拉圭 / 83
诗的智慧 / 94
阿尔玛富埃尔忒 / 104
佛教 / 115
“史诗的味道” / 121
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多利亚·奥坎坡和女权主义 / 131
密谋者 / 139
教学 / 149
伯特兰·罗素 / 157
“猜测的诗” / 166
关于诗歌的新对话 / 176
人类登上月球 / 186
俄罗斯作家 / 196

斯宾诺莎 / 206
关于阿隆索·吉哈诺的新对话 / 215
凯尔特文化 / 225
克维多 / 232
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 / 242
绘画 / 251
伏尔泰 / 261
十九世纪 / 270
维吉尔 / 281
论友谊 / 290
切斯特顿 / 299
天堂与地狱之书 / 308
卢克莱修 / 318
论法国 / 327
马克·吐温、圭拉尔德斯和吉卜林 / 336
“人格与佛” / 344
爱尔兰文学 / 352
贡戈拉 / 359
新英格兰诗人 / 368
关于隐喻 / 377
埃德加·爱伦·坡 / 385
保罗·格鲁萨克 / 393
莎士比亚 / 402
关于《密谋者》的新对话 / 411
译后记 / 423

苏格拉底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博尔赫斯，有个我们之前没有提到的人，或许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启发，就是苏格拉底。然而，我们的对话却以某种方式涉及了他。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的，我记得萧伯纳说起过，戏剧家的宗徒传承。当然，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希腊悲剧作家；随后他讲到了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就是柏拉图，是他创造了苏格拉底。

——据萧伯纳说。

——据萧伯纳说。接下来是另一些戏剧家，更加著名与神圣，也就是四部福音书的作者，是他们创造了耶稣。再后来应该是博斯威尔，他创造了约翰逊博士，接下来就是我们认识的剧作家了，然

后是萧伯纳，他秉持宗徒传承的传统，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戏剧家。所以他应该开启了……我相信最早的一个应该是柏拉图，他是创造了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宾朋友伴的戏剧家。

——契合于一种戏剧的世界观。

——是的，契合于一种戏剧的世界观。随后到来的，或许是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因为毕达哥拉斯不留文字，对吗？

——在那些不留文字者之中，就有几位被卡尔·雅斯贝尔斯以他的哲学分类法称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是的……孔子似乎写过一些东西，但是《论语》不可能是他写的，因为里面都是关于他的轶事。我在想：说到穆罕默德的话我们有《古兰经》，但或许传统才是更重要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紧的不是写，而是交谈并且有人记录……我在这时刻就是南美洲的一个次等的毕达哥拉斯（笑）。

——您知道雅斯贝尔斯又补充说，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一场跟所有人的连续交谈；就是说，跟雅典的所有公民……

——在柏拉图这方面，我相信……为了这一切我大概必须是一个希腊的崇拜者，而我对多年前读过的东西几乎没什么记忆了，而

且也不懂希腊语；很可能柏拉图为了平复苏格拉底之死的悲伤，而设法让苏格拉底在死后继续交谈下去，面对无论什么问题都对自己说：“苏格拉底会怎么说呢？”尽管，当然了，柏拉图的思路不仅分岔到了苏格拉底，而且还有其他的对话者，比如说像高尔吉亚。有些哲学学者一直在问，柏拉图在这个那个对话里究竟有何意图；或许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意图，他听任自己的思想分岔为不同的对话者，他想象了这些不同的意见，但并不抱着一个最终目的。可能真是这样，对吗？

——另外，他已经捕捉到了苏格拉底的精神，他可以延续它。

——或许……我怀疑他是必须延续它，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苏格拉底的死去。柏拉图愿意这样想：“苏格拉底就在这里，仍在思考，他的思考超越了毒芹，超越了肉体的死亡；超越了最后那场对话（在其中苏格拉底将思辨与神话合而为一了）。”

——啊，这才是最关键的。

——是的，他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似乎自此以后我们便失去了这种才能；我猜想起初，神话大概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基督这里，他是以寓言思考的，就是说，基督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多么奇怪啊，似乎从来不曾注意到这一点的人竟是弥尔顿。因为在《失乐园》里讨论是通过思辨进行的，或者像教皇说的那

样，弥尔顿使得耶稣和撒旦像两个经院哲学家一样说话。弥尔顿怎么会意识不到耶稣除了是他自己以外，也是一种风格呢？相反，布莱克说基督想要的是，像他一样，通过道德，通过智慧，也通过美学来得到的拯救；因为这些寓言是审美的事物，基督的隐喻非同凡响：例如，谁都可能谴责过葬礼的仪式，可能谴责过葬礼；但不是他，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①而这，在美学上是一个精彩至极的短语。我差不多可以就此写一个故事了，是吧？讲埋葬死人的死人，一个绝妙的故事。

——毫无疑问。

——而且总是这样，另一个例子是他在众人要投石处死淫妇时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②它们是非同凡响的词语发明，此后从未再现过；据布莱克说，其中每一个都可以是一堂美学课。话说，苏格拉底这方面这是非同凡响的，因为据我所知，他不曾留下过一行书面的文字；但我感觉他是一个不同于柏拉图的人，因为柏拉图并不将自己等同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因他自己而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然后，将那场苏格拉底的最后对话与《新约》中耶稣受难的场面相比较似乎不可避免，因为耶稣受难的场面正是为了悲伤而创造出来的。

①《路加福音》9:60。

②《约翰福音》8:7。

——面对毒芹与面对十字架。

——是的，面对毒芹与面对十字架。然而苏格拉底有所不同，他并不悲伤，苏格拉底交谈如常，仿佛那并不是他最后的对话一般，而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对话。苏格拉底提出种种精彩思辨和寓言，而这一切都是在他死亡的前夜说出的，我们在两者之间不断感受到的反差呈现的正是强大的力量。另外，那个灵魂不死的问题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讨论它的时候即将死去。这一点非同凡响，是悲伤的反面，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并继续交谈，遵循他一生的习惯，这比苏格拉底被迫饮下毒芹这件事重要得多。

——他想必已达到了那种平静的境界，您说人到了生命的某个阶段就会向往达到。

——这是斯宾诺莎所向往的，当然。因为当斯宾诺莎说起上帝的智慧之爱时，他的意思是人应该接受命运，知道万物都是有内在逻辑的，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写作《伦理学》的系统中看到：“几何方法”，因为他认为宇宙也是以这种方式造就的，也是有逻辑的。宇宙或多或少是以欧几里得几何的样式造就的。

——他大概认为或许他的著作也是普遍和谐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因为他的生活和他的著作，我们的生活和斯宾